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引人注目的文化颇多，瓷器便是其中之一。我国的英文名字就是从瓷器而来。

说起瓷器的产地，人们最先想到的恐怕只有享誉盛名的“世界瓷都”景德镇。殊不知，在景德镇之前，位于现今河北省邯郸市彭城也曾是“瓷都”，那里的磁州窑出品的瓷器，曾是百姓家庭首选的日用瓷，甚至因为磁州窑的工匠南迁才助推了景德镇的陶瓷发展，由此成就了“中国陶瓷的美名”。

大浪淘沙，如今的人们只留意到最为绚烂的景德镇陶瓷，却忽略了彭城。今年暑期，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工艺美术系主任张斌主持了国家艺术基金2019年“磁州窑陶瓷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与学员和老师一起来到彭城，力求让更多人了解磁州窑，发扬北方瓷器文化。

瓷器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彭城是邯郸市的一个古老乡镇，早在新石器时代时就孕育了磁山陶文化；北齐时开始烧造瓷器；宋朝时的彭城古镇已经成为北方最大的民间磁窑，是我国陶瓷的发祥地之一；明代，磁州窑迎来鼎盛时期，作为磁州窑的中心，彭城成为北方瓷都。

“因为战乱和大运河，宋代政治经济南迁之后才推动了景德镇陶瓷的繁荣。历史上就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的说法。”张斌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介绍道。

2018年是彭城遗址发现百年。百年前，考古学家确立了磁州窑的概念，并发现磁州窑对日本和韩国的瓷器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张斌也因此在那一年申请了“磁州窑陶瓷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磁州窑的瓷器以施化妆土的白底黑花为特色，其烧制后的颜色没有景德镇瓷器那般晶莹剔透，这与彭城当地的土质有关。”张斌解释道。

更有趣的是，磁州窑的花纹不似青花瓷那般繁复，而是往往选择大量文人的书画作为装饰，也被誉为“水墨瓷”。随着不同时代的发展，磁州窑的瓷器多以日常生活必需的盘、罐、瓶、盆为主，运用独特的工艺技能，如绘、划、剔、刻等不同手法，不仅起到美化作用，还表现出民间艺术所共有的朴实风格。

“现在很多人将目光集中到官窑出品的瓷器，认为其更具有艺术价值。但借用登封窑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景洲先生的说法，官窑皆为民窑的精品，没有民窑，便没有官窑。因而，民窑烧制的瓷器更能体现我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和民俗生活。”张斌说。

除了原料就地取材外，磁州窑的匠人们还在瓷器表面施以白色化妆土，再通过涂透明釉烧制而成，形成特色的生产技术，以及独特的湿法工艺。

“湿法工艺需要在坯体保持相当湿度的情况下进行，从制坯开始，贯穿了施化妆土、刻画、绘画、施釉整个工艺过程。”张斌说，“坯体保持一定水分潮湿的情况下，便于上化妆土、剔刻和书画等装饰，最容易操作；一旦坯体过干、变硬，就可能影响烧制，操作起来也十分困难。磁州窑工匠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熟练的技艺，造就磁州窑特有的朴实、自然、写意的艺术特点。”



示范教学现场

为世传得“水墨瓷”

■本报记者 袁一雪

现在很多人将目光集中到官窑出品的瓷器，认为其更具有艺术价值。但借用登封窑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景洲先生的说法，官窑皆为民窑的精品，没有民窑，便没有官窑。因而，民窑烧制的瓷器更能体现我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和民俗生活。

然、写意的艺术特点。”

当时的工匠们敢于创新，发展出刻画花枝艺，还创造了白底黑花装饰，并发明红绿彩釉上彩绘。黑与白、红与绿，造就了独特的磁州窑艺术。

为了更好地传承磁州文化乃至北方的瓷器文化，张斌与课题组的专家一起从全国56名报名者中遴选了30位学员，既有在窑口工

作的匠人，也有高校教师和在读研究生，还有省级非遗的传承人。

课程安排立体

为了让学员对磁州窑有更好的了解，张斌邀请了国内30余位陶瓷大家、工艺美术理论家和书画家以及陶瓷工艺传承人，为学员

进行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集中培训。

在为期两个月的培训中，他带领学员先利用半个月时间，前往磁州窑相关博物馆、历史遗迹、产地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寻访了在当地极具影响力的窑口，并拜访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还通过当地的历史资源以及现状，对北方磁州窑系作了整体梳理。

“借这次采风考察的机会，可以系统地地了解磁州窑各个窑口的传承、开发、保护情况，那些从古老的窑口捡到的瓷片，虽然可能没有太多的研究价值，但这是千百年来的历史见证。从侧面也传递给我们这样一个重要信息——磁州窑虽然是民窑体系，但肯定有一定的产品审查标准，不然我们应该不会见到这么集中的瓷片堆积区。”来自景德镇火树陶瓷有限公司的学员田彩云表示。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研究院院长朱乐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建中、南开大学教授刘毅、磁州窑国家级传承人安际衡等专家都是此次培训班的座上宾。

“除了专业教师外，我们还邀请了天津工业大学品牌设计、营销策划方面的老师为学员开办讲座，希望对他们的陶瓷生产、企业经营和品牌推广有所帮助。”张斌说。

对于培训带来的收获，田彩云感触颇深：“朱乐耕教授在讲座中给我们展示的以红绿彩手法装饰的陶艺作品，惊艳了大家——色彩明快，对比强烈，红绿配比雅而不俗。朱老师的陶艺作品就是沿用了磁州窑陶瓷的红绿彩装饰手法，进而大胆创新，赋予了红绿彩新的生命活力与时代气息。朱老师谦卑地说，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一定要好好地学习、用心地学习。这也是国家艺术基金磁州窑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实施的初衷吧。”

传承还需人才与时间

“申请项目时，我对磁州窑的了解也并不像现在这样深刻，但是通过此次系统性培训，我对磁州窑的传承教育和行业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张斌坦言，“只有对文化遗产有足够深刻的认知，才能更好地建立文化自信。”

此番实地教学，也让张斌看到了磁州窑发展的前景以及缺陷，“磁州窑拥有良好的发展资源和基础，但当下与陶瓷产业发展状况和时代背景的结合还有待提升，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创新作品还不够丰富，参与磁州窑陶瓷传承与创新的各类人才也有限。磁州窑的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来自天津美术学院的学员王喜艳也表示，磁州窑文化是先辈们用勤劳的双手、无尽的智慧给后人留下的瑰宝。磁州窑是中国民窑的鼻祖、中国陶瓷史上的“活化石”。“如今，如何传承和发扬磁州窑文化，成了磁州窑人和我们学员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如何把这些遗产传承下去。”

11月11日，在天津工业大学主办的“古磁新韵——国家艺术基金‘磁州窑陶瓷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结项作品汇报暨学术研讨会”上，天津工业大学副校长陈莉、天津市兄弟院校以及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专家参加了开幕式和学术研讨会，对于该项目给予了充分肯定。

史海钩沉

公立金陵大学的诞生

■陈彬



金陵大学旧貌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教会大学”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其中一个代表便是南京大学前身之一金陵大学。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教会大学”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这些起源于鸦片战争后，由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教会所设立和控制的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本土化。

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便是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

金陵大学诞生于1888年，是由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创办的教会大学，同时它也是国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著名教会大学之一。在其发展的前半个世纪里，金陵大学一直推行基督教教育，传播了基督福音，同时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作为一所老牌教会大学，金陵大学的历史发展、教育制度、办学特点以及学校传统等，在国内教会大学中均

有一定的代表性及典型性。

直到新中国成立，金陵大学的命运迎来了一次历史性和根本性的转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全国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反对美国侵略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

1950年12月，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全部财产，同时规定，除非特别许可，否则将资金汇到大陆是非法的。中国政府对此立即作出反应，下令冻结美国在华财产，并作出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

该决定指出：“凡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分别情况，或由政府接管，改为国家事业；或由人民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的事业；私人团体经营有困难者，政府予以适当补助。”以期“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对中国人民之文化侵略，最后地、永远地、彻底地、全部地加以结束”。

该决定公布后，金陵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立即致电周恩来总理，并发表宣言，衷心拥护这一决定。这一年年底，留校的西籍教职员便全部回国。

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并于16日召开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重申新中国决不允许外国人在我国办学的方针，确定了接收这些学校机关的原则、办法与措施。会议期间，美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电邀各校派代表去香港与该部代表商谈津贴事宜。金陵大学接此电告后，全校师生举行集会，通过决议：“不予回复，拒绝邀请。”从此，金大便与外国教会断绝一切联系。

随后，根据政务院《关于接受美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登记条例》的规定，金陵大学立即造具清册，于2月14日向南京市人民政府办理登记，并同时冻结存款。如需动用，须经审批。至3

月，存款已罄，教职员工4月份的工资即由南京市文教局拨款2亿元接济。

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同属于美国教会的同一教派，在美国组织联合托事部，都是接受美国教会基金较多的学校。两校与美国断绝关系后，均无法独立办学。经协商，两校决定合并，接受政府提供的经费，改为公立。

1951年3月，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两校合并筹委会成立。华东教育部委派南京市文教局长孙叔平参加该筹委会，主持筹备工作，并指定金大代理校务李方训和金女院校长吴贻芳暂代校委会正、副主任委员。筹委会拟具合并筹备方案，经华东教育部批准后实施。

合并后的校名，曾有“紫金山大学”“毛泽东大学”“华东大学”等的提议，但根据绝大多数意见，仍以金陵大学为公立校名。

校名确定后，即组成了公立金陵大学校务委员会，李方训、吴贻芳任正副主任委员。校务委员会以下，设立了政治教学委员会和各种常设委员会，办事机构为秘书处、教务处和总务处。两校原设院系（科）经合并调整，设文、理、农三院，共22系、6个专修科和2个部。

公立金陵大学1951年度第一学期共有17个系科招生。

鉴于金陵大学过去在国内的学术地位，1951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门联合公布的《1951年暑假招收实习生、研究生办法》中，金陵大学被指定为全国招收研究生的15所高校之一。

1951年9月1日，在金陵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公立金陵大学成立庆祝大会。南京市市长柯庆施及有关部门和兄弟院校负责人出席大会。全校师生员工欢呼雀跃，在鞭炮与锣鼓声中欢庆公立金陵大学的诞生。从此，金陵大学开始了其光明灿烂的新征程，而作为教会大学的金陵大学便随之消亡了。

（本文由本报记者陈彬根据南京大学校史材料整理）



1993年东北大学复名大会会场

上世纪20年代，我国东北地区还是日俄两国角逐的场所。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皇俄国，取得了东北地区的特权，并开始对东北地区大力兴办学校，尤其注重高等教育的发展。

日本在东北兴办教育的真实目的，主要是解除东北人民思想上的武装，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这引起了我国一些有识之士的警觉，激发了他们以科教振兴东北的激情。

1922年春，时任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向时任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建议：“联合吉黑两省，创建东北大学，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张作霖听后深表赞同。一年后的1923年9月，东北大学首届开学典礼便召开了。

自创办伊始，东北大学几经波折，其间辗转迁移多地，校名也几经变化。至解放后，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以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理学院（部分）为基础建立沈阳工学院，1950年8月定名为东北工学院。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东北大学开始积极开展与欧美发达国家高等学校的学术交流工作。但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时，明明是国家重点大学的东北工学院常常引起别人误解，一些不了解中国情况的国外大学，一听“学院”就以为是专科学校或研究所，结果导致难以同国外的名牌大学接轨，影响学术交流与合作。为此，时任副院长苏士权向学校提出建议：在适当时机要将“学院”改为“大学”。

与此同时，随着东大老校友之间联系渐渐增多，他们聚在一起共同倾诉对母校的怀念，提出了东北大学复名的问题，并一致认为：“东北大学具有革命传统，是汉公（张学良字汉卿，汉公是对他的尊称）苦心经办的大学，应当恢复”。在各地老校友的积极呼吁下，1980年5月，东北工学院向中共辽宁省委提出恢复东北大学校名的要求。辽宁省委认为，用东北大学名字事关三省，需要请示中央决定。

1981年8月末，苏士权前往北京，汇报东工党委给冶金部和国家教委关于东工复名为东大的报告。有关人士表示，当时有些大学提出恢复旧校名，若此时同意东大的复名申请必然会引起攀比产生连锁反应，不必要恢复老名字。从这时起，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复名一事一直没有进展。

1985年4月，东大北京校友会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致汉卿校长的信”“关于恢复东北大学的建议”以及“致海外校友的一封信”。这份复名提议于1986年8月上报给国家领导人。1986年9月18日，东大沈阳校友会宣告成立，此后，全国许多地方相继成立东大校友会 and 东北工学院校友会。校友们通过各种途径一致呼吁：恢复东北大学校名。

在东大复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1988年2月27日，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在华盛顿成立，东北大学老校友张捷迁先生任会长。张捷迁等在美老校友友后与张学良建立了密切联系，为恢复东大校名立下了汗马功劳。

东大复名工作到1991年前后出现了转机。1991年4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和国务院对台办主任王兆国来沈阳，视察了东北工学院，听取了党委书记费寿林在向其汇报中所阐述的东北工学院在国内高校中的地位、实力、与东北大学的渊源，及在此基础上恢复东北大学校名的意义和现实可能性等方面的意见。1991年8月，时任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接见了张学良的侄女、张学森之女张闰蓓，张闰蓓转达了张学良将军对恢复东北大学校名的关心。至此，恢复东北大学校名已微露曙光。

1992年5月25日，东北工学院正式成立恢复东北大学校名筹备工作委员会，全面负责筹备工作。

在东北大学复名的过程中，老校长张学良发挥了关键作用。从离开大陆至东大复名，时隔半个世纪，张学良终于得以与东大再续前缘，他希望恢复东北大学校名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在一些在美老校友的沟通和联络下，张学良于1992年11月30日欣然题写了“东北大学”校名。这意蕴深厚的四字奇迹般地加快了东北工学院复名东北大学的进程，也让东大历史有了完整接续。

1993年3月8日，当时的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同意东北工学院更名为东北大学的通知》，批准恢复东北大学校名，至此，东北大学复名成功。

1993年4月22日，东北工学院更名暨恢复东北大学校庆典礼举行，此时正值东北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万余人汇集辽宁体育馆。由于身体欠佳，张学良老校长未能亲自参加，但他特派原东北大学秘书长、代校长宁恩承代表自己与会。宁恩承传递了张学良老校长对东北大学的深厚感情和对新恢复的东北大学所寄予的深切希望。

当书有“东北大学”的校牌被揭开时，在场的万余名师生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就在这一刻，众多东北大学老校友四十多年的殷切期盼终于变成了现实；就在这一刻，全体东大人十余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就在这一刻，张学良先生的晚年夙愿也终于得偿。

（作者系东北大学党委宣传部校报编辑部副编）

东北大学「复名」记

■王钰慧